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六

雜著

謝安矯情鎮物辯

長樂縣志卷之四

孟母三徙辯

孟母三徙辯

五帝紀辯

去四凶辯

琴辭

壯說

悔說

水旱說

題史記貨殖傳

題韓愈原道

書曹叅傳後

為周昌對呂后辭

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

謝安矯情鎮物辯

符堅以百關銳師掃國入寇長蛇契踰騰突噬食經豆數



千里自謂投鞭大江可使咽流視取東晉如疾風之掃蓬
釋蓋將指期赴也晉之君臣宜當聞聲褫駭失色奪氣周
謀歷筭以為夙夜之憂而謝安於時方且燕偃談笑傲然
自若遊逸山登對客劇甚入援之師却去不用坐示閒暇
使議者懷左衽之虞然而終能敗堅此何故哉抑嘗聞之
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又曰師克在和自昔同役而不同心
敗者衆矣然則安之取勝其知彼乎其以待氏之衆不和
而必敗乎方堅之謀南侵也盈庭群議皆知晉未可圖故
謀之權翼權翼諫之石越石越又諫之符融其弟也
則又諫之符宏符宏皆其子也則又諫之庾紹石勒所親
信也則又諫之符氏君臣異議如此而欲勞師伐遠不敗
何待藉令晉以市兒田丁數十百輩折筭制挺邪揄當其

前堅亦此矣况伊琰玄石皆一時奇材所將亦精卒且
可指授得宜安固審知堅之必敗也則以勝筭自逸燕偃
談笑未戰而却援師不用既戰而得捷書不喜未為矯情
謂不覺展齒之折其野人語哉

孟母三徙辯

劉向傳列女載孟母舍近墓軻戲為墓間事孟母曰此非
所以處吾子去舍市旁軻又為買賣鬻奴又曰此非所以處
吾子去舍學官之側軻乃戲謔俎豆進退揖讓後世因曰
孟母三徙予疑之夫生而神靈聖人也弱不好弄賢者也
軻稟聖之姿抱命世之才固宜髮年歧嶷與常兒不類
寧有戲為墟冢廛肆事耶使孟母不徙舍軻豈遂為庸人
耶且聞母之姓軻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安

有知胎教之而不知擇子初者理必不然子思嘗曰孟孫子言稱堯舜性樂仁義是軻方初歲已卓然絕人遠矣譬之麟角生肉鳳毛成文八与殊異夫豈人為而曰由擇舉乃賢不亦異乎趙政知軻生有淑質猶謂勿被三遷之蓋因向承誤初弗深考子不可不辯

五帝紀辯

范子曰孔子定書游自唐虞以下以為唐虞而上不可知也聖人去古未遠猶難言之太史公乃欲為黃帝顓頊作紀於千百歲後何耶世傳孔子家語載五帝德帝繫姓等皆非古書使其說誠詳如之則夫子著之於書久矣意姑欲播撫傳記以示洽博非復考其言之當否夫黃帝由最後也阪泉之戰信亦存以臣伐君猶有德而

之後者信或有之則黃帝賦矣尚得為聖人手

去四凶辯

或曰堯之時四凶猶在舜即位始去之左氏謂堯不能去然則何以為堯乎各曰左氏失言彼四凶惡未稔天下未及聞則堯不遽誅至舜而四罪重乃誅之耳漢人固云唐堯優游四凶厭服海內唐人亦謂使堯惡四凶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戮不辜此言是也不然以堯大聖去四凶如口燬耳不能云乎哉太史公因左氏語而易之曰堯未能去謂未去之可也以謂未能則亦不可然子抑有疑者洪水方割萬人昏墊使鯀治之歷九載而績弗成則赤子之為魚久且衆矣忍魚其民而不忍乎商人實忍萬人而不忍一鯀之身豈堯心哉此固子所疑者其亦不

在其猶穿窬之盜又曰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故孟子亦云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飾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飾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於耻心必使人充之如此此志之要也人能充是耻心以求入於聖人之道豈遠哉故曰耻入道之端也

悔說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孝也夫人非堯舜不能每事尽善誰无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為過者亡矣且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大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与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援杖而拜曾子曾子悔故曰我

祖稅之入也稅不入從而朴之是非主吏之虐耶今國家之法若曰民田有水旱不百稅者免之官吏不恤罰及所赦嗚呼其无良法耶其无良吏耶

題史記貨殖傳

昔仲尼深防禍原斥喻利者為小人謂賜貨殖為不受命全哉言乎余讀大史公書論魯中習俗盛衰益知利之能敗人也雖篤行厲志之士猶將徂快浸淫日入於奢貪卑鄙而不自知宜聖人憂患後世稽其弊而絕之深也始高皇帝誅項籍卒兵圍魯魯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不絕當是時魯之老弱被堅介父子守危蝶飛石流矢雨集於譙樓睥睨之間是宜人人出力鍛甲摩刃矯箭控弦堅守登闔救死其頸悸恐之不暇而諸儒乃獨傲然高冠緩帶

歌誦古義短步整立拱揖揖起乎几席俎豆之間沛然如
元事時此其於孝業可謂仁之篤守之固矣逮其後曹邴
氏以鐵冶起富至巨方貨貨行賈徧郡國魯人於是多散
慕之遂去文學而趨利嗟乎人之所甚畏者死也方魯諸
儒在園兵中講道益勤沾於危且不奪顧天下何物足以
移之哉及一怵於利遽棄其孝而趨赴之貪憚冒沒无所
不至至使人謂魯國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嗚呼利之非歎
人也如此可不戒哉予聞諸前志曰以義為利夫惟義之
所安然後可以為利蓋義既安矣何利如之孔子厄陳蔡
日以為幸而曰庸知吾不得之棄落之下是藜藿不糝者
入子之利也顏子居陋巷聖人正色賢之於德行為無首
足單食瓢飲者顏子之利也伊尹非其義繫馬千駟而不

視孟子以不辯和義受萬鍾為耻千駟萬鍾世以為利二
子以舍千駟萬鍾安於義為利苟不知此而欲用積貫潤
屋曰此為吾利卒至或不得名一錢以喪其身豈不悖哉

題韓愈原道

韓愈原道以為老傳舜舜傳禹至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
軻之死不得其傳嗚呼愈誠知道者而略子思耶原道而
不知有子思則愚知有子思而不明其傳則誣愚與誣皆
君子所不取愈誠知道者耶自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
然而大義乖至于孟軻道微久矣軻不得之子思尚誰傳
哉夫子思之孝見於中庸又見於孔氏之遺書中庸列於
經學者口誦而心惟章章也其至言與旨精深高妙非得
孔子之傳能語是耶孔氏之遺書述子思備矣而後世分

能究其說宜愈之略之也昔者夫子厄於陳蔡天下之至
戚也以子貢高弟猶欲夫子少貶焉惟顏淵則曰不容何
病不容然後見君子而夫子亦歌兩柱之間欣然自喜曰
於丘其幸乎蓋聖賢方以是知自異於流俗而樂之其寧
以不容為病乎是道也丁思親見夫子而得之故因于樂
朔不為病胡毋豹謂之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盍亦隨時
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允所以求容於世為行
道也毀大以求容吾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以求容
病也吾弗改矣從是觀之子思得孔子之傳不疑矣而後
世寡能究其說宜愈之略之也子思嘗曰汲於進瞻亟聞
夫子之教其對魯穆公亦云臣所記臣祖之言有親聞者
故曰是道也子思親見夫子而得之

書曹參傳後

蕭何佐漢功大矣曹參胡足以擬之而時稱蕭曹至于今
元異辭何哉惟參守畫一之法不少變是其所以身何存
名以功著也秦為亂度廢刑毒屠無辜百姓以日人所死
家懼及幸而何輔高帝打之塗炭僅以蘇息知更生矣使
參徒何後創設新令改羅舊章則所以防民者其密誰不
懷畏其異秦虐幾何惟參以為己之能既出何下惠帝之
明且下逮高祖子其易律改費過為草獲執若言前守舊
与民安業坐以元事已而刑用幾希生人滋多君高祖三
世神而天下安於新成季然其何等矣曰蕭曹守畫一守舊

一編書卷之四

漢書卷之四

昌令王無疾不行校者三反事平不違者三六起也
昌至請太后太后心焉曰不知其然也
昌無恙年為昌與曰臣之不違者王正也太后也
也高皇帝之於趙王也亦適意故不以為太后而收焉
臣等之相之臣今順曰道也王命也臣等得沒將
實行曰目見先帝地下往當感姬得幸也帝時王與代
子數矣臣不敢受身與刀死在爭之東也
不忘也見高皇帝臣其敢誣方臣之幸太子也非
有惡於趙王惟社稷也為今臣固不未也亦未有
趙王若託孤之志是力大后即召王并威也後之三也
無害矣臣死之以謝先帝矣未知太后廟見何如也
皇帝慈仁孝愛遇趙王有恩中心亦不願太后與戚氏為
竊恐得罪故不敢言今皇帝能忘趙王前日之過太后
顧不能置戚姬於慮外乎太后始與戚姬角爭宮中俱思
後機太后恐戚姬圖已故以太子見廢為憂戚姬亦恐大
后圖已故以王之不立為憂憂雖殊懼患之心等耳今不
能一得志遂上已憂而復借人於憂邪后之能元氣也
以兵言今臣之為戚氏趙王言也亦願使之王無憂如太后也
誠能釋前恨棄舊惡撫戚氏母子於全活之則天下歸仁
高皇帝悅矣

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於時年二十一

唐元宗元年郴州刺史李崇業等起兵江都撤武人
惡殺廣陵王天子遣左丞相大將軍梁郡公李孝
逸討兵桂擊之時淮陰先生與崇業下知澤中聞梁公兵

至試策謁麾下考選上客遇之先生問見曰僕非為將軍
乏京師故來洛指曰已竊不自附焉言語也考選曰無以
教之先生曰僕聞李公業起兵雖臨將軍以三丁不費
之有諸乎考選曰有之先生曰無出之名事故不成則
業起兵矣未聞其何名也考選曰新京開三府後無以
復辟為名先生曰然則將軍討之何也考選曰僕業起
州以墨之既左授內執鞅缺望甯辭失職盜并廣陵在
實官無名復辟耳天后赫怒鑑其先世官爵破丘某
屬籍命考選討之先生曰勤業固亂人然將軍視勤業
孰與天后多今武氏貫盈神誘厥乘以三十萬衆界將
是天奪之柄而授李氏使復唐赤武族也將軍不以此
而返兵西問罪于潛臨朝者獨勤業是急僕愚以為

且勤業心雖不然而名為復辟將軍以國近屬討之但天
下忠義心昔王莽篡漢程文仲唱義東都劉宏以宗室
子清莽兵討義僕嘗為漢切齒於宏將軍不幸幾近之恐
天下復有切齒如僕者矣考選曰如先生言吾亦私念之
然吾眾非得素附籍者人人心殊未可以口舌說也今吾
欲西脫一夫悍然斗呼不我從則三十萬衆抗手旅拒吾
事敗矣先生愕然何先生曰噫將軍過計甚矣天后盜國
柄陰忍戾刻教人如刈菅芥母姊兄姪魚肉殘之已藏禍
心剪剝肺附者是元舅身誅族夷群臣凜然若兵在頸天
子始即位未有愆于厥身右思肆其頹頹劫曾幽之繼名
互相王實與囚等天下之人推心搢腕抱憤侵骨戴目傾
耳思得扶義者輔以興唐若早之望兩故勤業等希人忘

謀逆事不旬日兵十餘萬楚州司馬李崇福奉所部應之
山東樂安士被甲蒙冒效參為帥以待勦業此人心戴之
可見矣况將軍親宗蕃又擁見衆勢足以圖國者因民欲
建大業誰不附和將軍盡令于衆曰武氏反易天常業李
至善之難天枝斷喪王室流毒海內將與士大夫回旗內
向宗莫李氏滅殺諸武以成復辟功若等尚克一心其庸
有帝則大勳大賞當與士大夫共之如是而衆不從兵不
捷諸武不誅神器不正天子不復御僕請斷頭沉腹以謝
將軍僕雖至愚亦安能以不肖之身試嘗將軍事哉李先
曰先生言固善然勦業不可失如先生計姑後圖之先生
曰不然智者不縱敵以自災勇者不肯時而失利觀事之
會間不容絲行之有疑禍如發矢天后志革命欲南面而

其意非一日積也盡及其未作也而先之有如因勢
事遂易副梓龍旒袞刻別唐号坐移鼎龜必且及賊景元
子孫而後憚將軍又非從族之不暇其及圖之乎且將軍
不即返兵又助之討敵業是為賊擒自刺刃其腹也將
軍獨不聞漢高祖事乎昔諸呂擅權危漢高祖哀王因之率
兵向闕以誅祿產為名祿產遣灌嬰將而擊齊兵嬰至榮
昌謀曰破齊還軍此益呂氏寶也八當之禁陽與齊之起
以待呂氏變共誅之將軍必欲取勦業得元為武氏寶乎
誠能幸聽僕計命緩頰士持尺據諭勦業等告以逆順使
受約束併兵鼓而西則灌嬰策也且祿產將南北軍時高
后既崩矣朱虛東平與大臣等猶日夜圖之如坐焚屋之
下今天右在世既擅廢立事又廟其祖而王之武家群兒

抗后力可以抗尾謀危社稷勢難保產且十倍乃反抗不取竊為符靈惑之孝逸自以天... 遺已不能如淮陰言... 亦曰先生曰云云豈以孝逸重圖武氏者後孝遠受命... 而逃賊于野无乃得罪于先帝神靈乎唯陰陰孝逸... 不入其語因摩切之曰僕以將軍為忘先帝遂不念也... 念之固善往先帝為天后糾勸成賊未嘗一日... 至切身晚歲逾慎... 念此而廢命是懼得罪先帝多矣何逸賊如之孝逸竟... 曰先生姑休吾將思之淮陰遂不揖拂衣去曰是女子... 而舞其願者何是語天下計因昨其言至血液... 吾言以自譴也既而孝逸以兵殺... 武承嗣忌之卒... 死而天后革命... 用

寅歲余与故友潘彪文虎夜讀唐書李孝逸傳文虎... 孝逸者王孫不知有唐何也豈无以大義告之者乎... 余曰是時宗子賢孝逸者不置之地上非孝逸不將也... 彼方見親遇雖辯口百說且不用因設淮陰先生說李... 逸辭以祛文虎意今十八年矣嘗以示李叔易叔易... 辯若此与子它文不類余告以為文虎設辭之由... 亦易曰固吾所疑也庚申十月三日偶閱舊文念文虎... 朽久矣叔易亦下世感嘆泣數行下因書此篇余... 上以志叔易之知言

杏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六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七

論

性論上

詩論

書論

性論下

易論

春秋論

月令論

性論上

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性無外有外非心性
性無偽有誠存性為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性天之公也
心主之也意遠之也迷而不悟者為愚然而不迷者為知不迷
而正焉者為仁仁即心心即性性即命豈有一毫五子曰盡
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天者其心則意亡矣意亡則
然不動者其是也謂性也曰人者天地之性也

天下一體也愚與明氣之別也善與惡習之別也聖與聖至之別也氣質上至雖異而性則同也故曰然其性則既及人之性能及人之性則能及物之性非天下性亦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說者謂凡人之生性初相近已而或為善或為惡則相遠矣嗚呼是亦聖人之意乎人之性果初相近而後相遠乎是大不然也子之說曰三下一三也其初豈徒相近而已哉直同焉耳孔子以謂人之或為善或為惡其性未嘗不相近其所以相遠者特善惡之習而已如是則惡人捨其習而之善不善為善人善人忘其習而之惡亦善為惡人也譬之猶水其出同源及派而別流或清或濁或濁或清雖有清濁之異然濁者澄之則為清清者汙之則為濁豈不以為水者實相近耶性譬則水習譬則清濁之流是性常相近而習則相遠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也曰上智下愚性之相近固自若也所謂不移非

不可移也上智知惡之為惡介然不移而之惡下愚不知善之為善冥然不移而之善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或曰堯之聖不能化丹朱子以為下愚可移何耶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愚也愚非性也氣也夫人之稟生氣濁則愚氣清則明氣清之純則為上智氣濁之純則為下愚清濁之氣兩受而均則為中人氣清不純則智而非上智也氣濁不純則愚而非下愚也愚而非下愚者或能移之故曰雖愚必明下愚則冥然不移矣故曰惟下愚不移丹朱氣濁之純者也雖堯其能使之移哉故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愚也且以子路之野人性鄙而好勇力冠雄雞佩犴豚陵暴孔子惟其愚而善下愚也故孔子說札稍誘之遂儒服委質移而之善於其死也結纓而不亂非所謂雖愚必明者乎嗚呼說者不能知性而立釋吾夫子性習與不移之論學者益以惑矣

孔子純取周詩上撈商下著魯凡三百十一篇又摭其義而一
 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至若遺章逸句素以為絢備其反而之類
 苟有取焉必撥拾誦說不忍棄去孔子於詩可謂篤矣然其為
 詩之說則不過以明大義初未嘗深求曲取為穿鑿遷就之論
 故其說曰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於淇澳見學之可
 以為君子於考槃見道世之士不悶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於
 鶉鳴見古之君子不忘欽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子
 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為詩之說率不過以明大義故
 當時從夫子學如下商如端木賜其於為詩皆能因告往而忘
 來亦務通乎大義後世死及者嗚呼深求曲取穿鑿遷就之論
 興而詩之義始不明矣今世之說詩者必快於是詩求是事

不得為穿鑿遷就之論是安知詩人固有婉其辭而義
 曰見者哉葛生刺晉敵公好攻戰詩不言攻戰事而曰予
 美之此誰與獨處又四章皆言國人喪亡意獨言國人多
 存亡是以知其君好攻戰也大田刺幽王時於寡不能自
 存詩不言於寡困窮事而曰彼有不穫擇此有不斂穧彼
 有實東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獨言成王時寡婦有遺棄
 之利是以知當時於寡困窮也若必於是詩求是事豈知
 詩者哉嗚呼固於詩則必為穿鑿遷就之論詩之義始不
 明矣抑嘗獲燕三百篇而求其大義知詩之志與春秋不
 等旨也讀長發而知祭之亡商之所以興也讀大明而知
 周之興紂之所以亡也讀黍離而知天下之無王也讀下
 泉而知天下之無賢方伯也讀兔爰而知王師之敗績也

讀若之華而知夷狄之凌中國也讀角弓而知中國之為夷狄也讀揚之水而知僭臣之漸其變為篡也讀出其東門而知公子爭立之禍也讀丰而知婚姻之道缺也讀若而知親迎之禮絕也讀白華而知嫡庶之亂也讀正月而知文禍之所以滅國也讀十月之交而知災異之垂見也讀文武王之詩而知大平之盛德之脩也讀幽厲陳靈之詩而知放淫之禍惡之由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志與春秋豈殊旨哉此則詩之大義無事乎穿鑿遷就而自明者也

易論

昔者仲尼與群弟子難疑咨問及群弟子相與論議而接聞於夫子其言具存凡二十一篇曾無一以易為問者厥後

子孟軻以仁義之說倡於戰國其書凡三萬四千餘言亦無一語及易世儒疑之及觀秦燔典籍大經大法俱為寒灰而獨易以卜筮之書得不亡然然後知孔門弟子與孟軻之有得於易也蓋當春秋時孔子為易說者皆出於卜筮如周太史為陳侯筮陳仲遇觀之否曰風為大於土上山也育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士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畢乃筮位於晉過屯之比乎康占之曰吉屯固比人吉孰大焉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歸曰歸妹之睽猶無相也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凡此類見於傳記不可縷數未有不出卜筮而言易者况當秦之時去古益遠士不知經其獨以易為卜筮

之書固宜然則言易者必出於卜筮則有得於易者固無待乎必言易也且孔子為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與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先儒以為十翼則夫子言易備矣而門人又何問乎至若孟軻說時君以正道初不為甚高難行之論特出於桑而衣田而食禁數罟以繁魚鼈時斧斤以足材木育鷄豚狗彘以為老者之旨味使民得以養生送死无飢寒不給之虞其言雖不越乎日用易知之淺事要皆百姓所甚急下可一日无有而歷千萬世所必行者雖聖人復起亦能變易而不用是乃軻之所以深於易也蓋包犧神農黃帝堯舜此數聖人者後世仰望其道若登天然不可幾及逮者其取易象而制民用則不過網罟耒耜日中為市製絲麻布帛之衣與大舟楫白旃服

牛乘馬重門擊柝上棟下宇棺槨書契類皆日用易知之淺事然亦皆不可一日无有而歷千萬世所必行者蓋修物制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是乃易之所以為精微深廣而聖人所以通其變神而化之者也孟軻明乎此故其言王道不越乎民之日用是雖无一言及易其不為深於易乎嗟夫易之卜筮為用大矣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而極乎至精至變至神古之人惟知夫卜筮之用大故知易之廣大而不禦雖用以卜筮不言其深也後世徒以卜筮為吉凶占驗而已故自軻之外寡能明易者至漢人別著布卦以資射覆而自謂知易嗚呼其幾以易為戲哉

書論

予嘗讀大誥酒誥與夫多士多方等篇切怪其辭義與

雖宿儒老學有疑滯而不能句者當時群下何從明其說
以知上之旨意哉或者以為三代盛時家塾黨序所以肄
業者固已目習耳熟則於上之誥命夫人而能通其義然
抑聞之昔者史佚不斂下殤於宮召公問之史佚曰吾敢
乎或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夫豈者恠
非之辭豈不可云者周公所以深言不可也史佚不達其
旨謂為許已因遂行之一曰公賢相也史佚賢史也以兩賢
者而不能明周公之一曰謂當時群下夫人而能通誥命
之說其可乎意者一時一曰仕之臣為州里父師少師坐于
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一曰下於誥命有不能曉則父師少
師與州長黨正之徒開諭詔告使之心釋意解知所以教
戒之義則廢乎可也陳壽曰畢陶之謨畧而推周公之誥

而煩畢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夫惟畧
而雅故其言渾厚簡直理暢而旨顯惟悉而煩故其言丁
乎反覆必有義奧而難通者非聖人於作誥故為是語庶
衆深之辨理勢然也蓋聖人樂與人同欲發一言措一事
惟恐少拂天下之心凡所以曉告群下者必累千數百言
曰復委曲使天下之人煥然皆無疑於吾言而後已蓋其
諭之深則民知之審民知之審則其發命而作事天下
靡然趨之先允豫不前之感聖人以為凡民雖愚要可以
理曉難以強服與其臨事而民心有所未喻相視前却乃
始有紛紛乖異之議孰若先事未發深陳而力告之使群
下與吾一心无蕪然不樂於吾所為者此聖人寬大志厚
之至所以盡人情使天下不難於從令故其言不得不悉

西煩也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商命惟天不弔允罔罔亂
弼我我其聚位惟帝不弔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又曰
惟我事不貳適惟尔王家我適夫當成王時商亡久矣而
頑民嘗與祿父為惡顛動周公誅之豈其无罪而必由為
誅詳告之如此者意若以謂非我周敢弋取商命惟天不
與商惟民秉心為我尔王家固已之我不復有變矣尔商
民何為不服哉蓋聖人務使天下樂推不厭故不以力誅
頑民之身而必欲有以深服其心夫惟深服其心也是以
周雖衰猶歷數百年雖無賢聖之君人心猶為之不去於
則周誥之煩是周公所以服人心也非其理勢然歟

春秋論

春秋聖人所以書王法也辭嚴義密世之學者皆病其難

明蓋未嘗詳味乎經而徒以三傳亂之則筆削之旨隱
而不著小儒陋生往往投編摯誦漫不曉為何等語甚者
置經不問顧取三傳之說可喜者誦之是所謂買椟還珠
者也昔者楚人賣珠於鄭為木蘭之楮薰以桂樹以珠
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楮而還其珠嗚呼先聖大經不棄
而為楚人之珠者以三傳浮辭為之攪也唐盧仝善學子
秋束三傳於高閣而飛遺經以究其始其作春秋猶後
不任傳以尊經明聖人之旨為多隱公二年春公會我于
濟左氏曰脩憲公之好也夫引夷狄而會中國明隱公之
罪豈修好謂哉公則曰我非中夏敵公無會之定無王之
桓公三年秋公子重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
會齊侯于謹公傳曰為禮也齊侯未也公之送而會之

可也夫公不親迎但會于謹蓋禮也哉公則曰齊侯逆文
非禮公又會之皆失禮也莊公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
我捷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我捷威我也夫有四
夷之功不獻于天子而獻于魯所以深誅齊侯豈惡其威
我哉公則曰齊為霸主反獻捷于魯故謹始末以罪之又
責齊侯无戴天子之意凡公之說若此類者樂由其知者
經而不知有傳故於聖人之旨獨有得乎心也竊嘗取春
秋之經讀熟諦玩然後知聖人之詳其嚴而褒貶之義甚
密也隱七年冬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天下使
楚丘衛地也天子之使而戎伐之以見夷狄陵中國之甚
地以楚丘者責衛之不能救稱以歸而不言執則不與夷
狄執天子之使且責凡伯之不死位而為我累凶也又以

責戎所經以歸之國皆安視凡伯而莫之救天子方伯亦
終莫之能討也此則主人之微旨其嚴且密如此而左氏
乃以謂戎嘗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故見伐于楚
丘公羊曰執之而言伐之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穀梁
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與而我之使字者
讀經而以三傳亂之則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二義果安
在哉故夫不任傳以尊經乃可謂善學者春秋者也

月令論

月令見今戴記漢賈逵馬融蔡邕魏王肅皆以為周公作
晉孔晃曰曰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而鄭康成
高誘等以為秦呂不韋時集諸儒作唐孔穎達因曰不韋
十二月紀正與月令文同而小異者終三教字耳東晉則

又以為夏時之書劉子注則又以為秦諸儒取聖王月令
之事記之牛里仁則又以為雜有虞夏商周之法不得全
稱周書亦未可全稱秦書然竊考之周三公不稱相至六
國時始稱相而月令孟春曰命相布德和令周有大司馬
無太尉至秦官始有太尉而月令孟夏曰命太尉晉樂優
周有內宰无奄尹而仲冬曰命奄尹申宮令周有酒人元
首人而仲冬日命大酋執撫心齊周以連子為正而孟秋
曰合諸侯制百懸為來歲受日周以上春農龜而孟冬
日命元史農龜周五時迎氣皆前期十日齊而孟春曰先
立春三日天子齊又若孟春言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仲
冬言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
詰之類决非周公語也則月令不出周公時明甚然嘗思

不齊時秦始皇未并天下尚稱王而月令云天子春未
既周正而月令以孟冬為歲首不齊方招致賓客游士歌
以并天下食客至三千人家僮至万人而月令仲冬云罷
軍之無事者九此又疑不齊為呂氏時書也若以始皇既
并天下稱天子而秦人取不齊書增加之為月令耶則始
皇既并天下蘇侯置守矣而月令孟夏曰行賞封諸侯始
皇置三十六郡矣而季夏曰命四監六合百縣之職芻以
養犧牲始皇以十月朔為正矣而季冬曰天子與公卿大
共飲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始皇子孫為匹夫矣
而季冬曰命國姓之邦共寢廟之節秦始更民曰黔
首矣而孟春曰行慶施惠下矣北民曰皇衣服旌節旗
節上黑矣而孟春曰天子載青旗衣青衣九此則又非始

皇為帝時書也既非周公時書又非呂不韋書文非始皇
既為帝時書與月令果何人作耶予詳求其說蓋以為呂
氏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十二紀初非出一手也
至漢淮南王安與蘇飛李尚及諸儒大山小山等著書又
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為特則訓令見淮南鴻烈解蓋亦諸
儒為之而非出一手也夫十二紀既非出一手漢人取而
附益之又非出一手已而禮家抄合於禮紀則月令豈一
人之為哉意不韋賓客著所聞或取虞夏商周之遺典或
據時事以為該其後漢諸儒又增加之故月令官名時事
雜用虞夏商周秦漢之制何以知月令雜用虞夏商周之
制也蓋亦為車有虞氏之路也而孟春曰天子乘鳧路周之
大司寇在夏為大理而孟秋曰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又九

月令皆本夏時多與夏小正合而車旗衣服皆取於商之
制而有變焉以此知其雜用虞夏商周之制也何以知月
令雜用漢制也按前所論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
朔日以為周則不當謂十月以為秦則不當言諸侯蓋准
南王安與諸儒著書在文帝時漢猶以冬十月為歲首而
又有諸侯故合諸侯與為來歲受朔日之說惟稽之漢制
無齟齬不合者當是漢儒增加不韋季秋紀中語而漢人
傳者因以鴻烈解為正併易呂氏季秋本文從時則訓禮
家又取以為月令故今三書季秋合諸侯與為來歲受朔
日文皆同以此知其雜用漢制也何以知漢人取十二月
紀增加之也按周禮秋獻龜與九取龜皆用秋特以夏之
秋耳月令季夏乃曰命漁師伐蛟取龜登龜取龜蓋作月

今若誤以秋獻龜據周秋之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故妄
於季夏言登龜以其誤安知漢人增加之也又按時則訓
孟春之月德搖指寅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服八
風水樂實燧火東方御女青色衣青禾鼓琴瑟其兵矛其
章羊韜子青陽左个以出春令九此類皆呂氏書所无則
漢人增加亦多矣豈惟季秋紀哉鄭康成於鴻臚來注云
今月令鴻皆為候孔穎達謂月令出有先後入札記者五
古不入札記者為今蓋戴聖刪大戴書為四十六篇謂之
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孝融又是月令明堂位
記合四十九

香溪先生范氏文集卷第八

論

周論

六國論

唐論

秦論

大漢論

五代論

同有天下
長久
遂亡也
知東洋
王之近

百六十有七視夏商最為
王以復吳而道故陵廷而
對是知周台東迂而衰不
為東都蓋自武
意子無營美周公相成王成

武王之志卜洛建邑乃知
豈无志乎遷武王令當特天
計武使成王周公无意于遷
為此紛紛然也故書考之周公生
東坡曰成王工在新邑祭於
祭矣則東遷何尤而次為失計
之據而洛東遷何尤而次為失計
東門于旋欽慶要阮
為九州上使天地氣
洛背河左伊右
万国耶則亦希
托四夷耶則堅

室之陵夷耶則日盛國百里周道為已衰謂東遷致王威
之微弱耶則下堂見諸侯君尊為已替謂東遷致伯國之
盛強耶則膠舟不復甚於問鼎輕重謂東遷致外侮之憑
陵耶則四夷交侵甚於戎伐九伯然則東遷何尤而以為
失計乎使西周不有宣王吾知其於蕩之後不待東遷而無
厚矣使遷洛而復有宣王吾知其難之初至移都而周必
兵矣且堯平陽舜蒲阪禹安邑商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
遷唐虞夏商之都罔有定止漢三都宅洛邑延祚二百
孝文亦宅洛邑太和稱治使建國必於西周則前乎周者
不都豈鶴何能國乎使東周之不可國則後乎周者或都
洛邑何能國乎使文武都東周其有不與乎使平王都
西周周其將不衰乎又况周之當洛以為天下中諸侯蕃

屏乎四面故立京師議者謂之王東居洛邑其後五霸更
率諸侯以尊王室故周於二代之最為長久然則周遷于東
實資夾輔以求其年謂德之不可乎迂如之義曰洛邑之地
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是郭洛可以興而
所由致衰者果在不德東一豈遽為失計哉

秦論

秦得天下之數而失所以守天下之道阻殺函表終華
擁百二之勝以臨東諸侯則秦既有兼天下之勢矣自
公以來急耕織以務富上首級以勸戰亦既有兼天下之
資矣於是據關固守虎視而窺周室有包茅宇內之心然
常有計諸侯之地足以五秦土諸侯之卒足以十秦兵是
我雖有兼天下之勢而天下之勢且甚強我雖有兼天下

之資而天下之資且甚厚我不以救國之則天下所謂強
且尊者將一合而謀我雖掃境內出吾兵傾國庫轉粟
猶不足以救敗而自支尚何天下之兼哉惟秦人於此抄
所以兼天下之數因其數而用其資下勁兵以臨六國常
深懼之而不窮其攻往往拱手以須賂地之入地入而秦
肥秦肥而六國瘠以亡矣此非得兼天下之數邪彼為從
者曰趙嘗收率天下以宿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
年夫天下實秦秦非有畏而兵不出也計秦之慮以為六
國約從急之則勢愈合交愈締緩之則曠日而隙生必自
相圖可無下兵而從自解吾且使辨士欺六國而敗其手
則我可以得志此秦所以坐關中之甲十五年不東出也
已而犀首之說用則齊魏趙闢蘇秦恐而去趙則從約皆

解矣秦之至數如此天下蓋不足兼而有也嗟夫權術計
數兵家有之縱橫家有之申商有之八世所不聞聖賢所
不道今秦以數取天下既甚陋文欲以數守之收天下鋒
鏑鑄之咸陽以虞下叛而不知奮白徒者足以為我首焚
滅詩書撥弃古文以愚其民而不知溺儒冠者足以建大
璽嚴侯置守郡縣六服以銷慮大之禍而不知乘時蠱起
者皆窮巷逋亡之匹夫堅長城以遮胡寇而不知出七首
從屬車者近起於肘腋禁偶語以防民言而不知道旁觀
東遊者謂可取而代此其所以取天下僅得傳而亟失之
也嗟夫得兼天下之數固已與三代之只異矣而又欲以
數守之秦之歷年四十為卒已甚賈生謂使子嬰以庸王
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是見秦阻之

可負不見任數之速亡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荀卿曰湯武非取天下也脩道行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
同害而天下歸之然則三代固嘗得天下以仁矣未聞取
天下以數也諺之言曰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取
與守不同術也是以秦取之為不非也班氏過其說宜哉

六國論

六國仰闕而攻秦秦常逐敵無所憚秦兵一窺六國之境
則六國狼顧而不能支何哉六國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
故秦能使齊楚韓魏燕趙自相攻鬪而坐制其敵也當是
時天下稱強國者非秦而楚非楚而齊韓魏雖天下扼然
韓地不過九百里魏地不至千里至小弱也迫於敵則勢
不能無附故秦攻其西則南附楚東附齊楚攻其南齊攻

其東則西附秦秦之謀感韓魏不遺餘力矣齊楚之攻之
國秦所禱祀而求者也齊楚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
要常攻而盟之入秦以自救是以秦常間齊楚之攻韓魏
也因得救韓魏以固其與韓魏之身固則秦亦得挾以攻
齊楚而无議其後者焉非徒齊楚也燕趙之地不歲危而
民不歲死者恃韓魏之蔽得无受兵於秦也元韓魏之規
則秦人輕卒銳兵長馭千里渡河踰潼據卷吾戰於邯鄲
之下而趙危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戰於易水之上而燕
危燕趙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折而與秦秦因
得弱韓魏而攻之韓魏見攻南不援於楚東不援於齊北
不援於燕趙則勢不得不西面而八秦計韓魏之心亦且
必切慮於齊楚燕趙思借秦以離之不取質子割地以

重秦而韓魏亦且自亡其弊一相侵擾是秦常闢六國而
坐制其敝也秦所以得聞六國一而坐制其敝者患在六國
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夫惟上國異心故朝聞從人之說
而合為從暮聞衡人之說而離則不相為救而反相圖疑則
商君嘗許襲魏公子而破相為救而反相圖也韓公仲
救者楚也是也相為救而不心而攻開之也若秦之為計
朝誅而夕議與諸侯客子憑所以敗從而成衡此秦有一
衡人成之以聞六異心之國行不制其敝而兼天下乎向

使六國約從計亦一定而不可破并力以患秦則秦人元
身為衡而兵惟無出必倚而攻之秦亦必自憂正馬隻
輪之不返也是六國反得以患秦于函谷而制其敵也秦
安得而攻開之當魏武侯之老韓趙伐敗魏師謀曰取魏
地而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是徒
如魏之不毀而忘毀魏之去秦疾遠已憂也嗚呼時亦幸
其計不和耳使遂分魏則韓魏而秦患迫其將覆亡之不
暇魏分而韓亡則秦兵之出無限雖燕趙齊楚亦相隨為
秦禽矣尚安能及始皇之世而後亡哉

楚漢論

漢高祖與項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鷓相持者八年高祖
之命懸簞手數矣而籍卒以敗滅何哉籍專為暴高祖專

為德也高祖之入咸陽也天下不犯禁蓋乃火而屠之
以為楚漢兵亡此已分矣籍用匹夫小勇劫人以
息故復死耳夫以高祖權略王霸才雖利百輩不敵也方
其背高祖故不用敬以忘信為死矣反置拜大將使信以
以滅楚然而信盡歸漢還秦食其為漢籍始建六國
立也而以間張良蓋時款制然以良始惟為韓報仇又漢
成為王蓋相黨已而為韓司良終為常不專為漢故因食
不犯禁蓋乃火而屠之籍用匹夫小勇劫人以息故復死耳夫以高祖權略王霸才雖利百輩不敵也方其背高祖故不用敬以忘信為死矣反置拜大將使信以以滅楚然而信盡歸漢還秦食其為漢籍始建六國立也而以間張良蓋時款制然以良始惟為韓報仇又漢成為王蓋相黨已而為韓司良終為常不專為漢故因食

國後不可立也問曰於子...
良方力陳八難是在其術中...
高唐自專任守關中既獨...
取禍故遣本為衛...
終非誠矣何也借誠...
所以求免是在其術中而不...
術中而皆不知此漢所以取...
志增不能用得陳平不能用...
奔去徒以匹夫小勇欲決...
將取殺一二漢將以見技能...
之亡也又胡望乎夫我

唐論

如其愛良也可見也...
不知也蕭何有在漢臣才取...
大功高祖使其自...
新之使自早畏...
是韓彭謀矣然而有至自...
也三子皆人豪後於高祖...
下也若籍則無餘有是得...
韓信不能用皆使之怨憤...
漢所以失天下也然則

堯有天下不以傳丹朱而授之舜舜有天下不以傳商均
而授之禹夫豈不愛其子哉以為子不肖而授以位則天
下蒙其害故不敢用一己之私意易天下之公心夫以至
人不私其子也猶外求賢人而授之況有賢子不能立而
曰必立所愛亦已惑矣此唐太宗之所以不明也方承
得罪太宗欲立晉王限以非次回惑不決至取佩刀自
以要其臣使必已從繼又欲立吳王恪謂長孫無忌曰公
勸我立雉奴雉奴懦弱不能守社稷吳王英果類我欲立
之何如雉奴即晉王也嗟夫恪誠英果耶則不當以無罪
晉王誠懦不可守社稷也則不當越次而立今太宗以
一旦之愛必立晉王豈公心乎且恪雉奴等已子耳猶以
私愛棄英果而立柔懦借使諸王皆朱均也其肯捨已子

而外求賢人授之位乎此其去聖人遠矣然觀太宗嘗立
論議評晉武以為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
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安也家亡不可齊也又曰齊
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畏小忍而忘大孝聖矣
之道豈若斯乎其誥訶前古如此而昧於已子卒使庸
嗣有大位劫於牝晨幾至覆邦豈所謂嘆古人之未立忘
已事之已拙耶身屬韃執銳取天下於百閒之餘一幸而
委之孱子豈不自念其國亂不可安之論耶彼以佩刀自
向蓋小夫賤婦之為而謂太宗為之邪勤勤託孤於李勣
而卒所以立武亂唐者勣也豈不惟不明於知子而又不
明於知臣耶且以永業業齊人以六府兵強本幹以租調立
常經之法凡太宗之規為計慮所以維持後世者皆億萬

年不易之良圖至儲貳之重乃獨失授如此豈智以愛昏
所為悖繆而不自知也堯之時二八未登四凶未去五品
不遜民疾艱食皆未嘗以為言也惟急於授位得人今太
宗於儲貳失授而徒汲汲於維持後世之法是猶婦人
室塗茨丹雘高墉大竈無所不至已而矜子敗家之子其
能遺之久乎然則唐中遭革命宗枝剝喪酷吏日出生人
盡肅者皆太宗之禍也人君可不戒哉

五代論

五代之亂極矣此八姓十有二君歷四十餘年千戈戰伐
殆無寧歲其間悖逆禍敗自古未有若其烈而興滅起
廢亦未有若其甚者也周世宗以英偉之質為
人驅逐國無得而議者其餘則皆可以為蓬蒿之戒蓋梁

香溪范賢良先生文集卷第八

香溪范賢良先生文集卷第九

論

孔子聞韶論

夷齊諫武王論

叔孫通知當世要務論

鄭公願為良臣論

房杜不言功論

魏徵勸行仁義論

聖人百世之師論

孔子聞韶論

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初嘗疑之深惟夫子資上聖於多能為天得審音知樂始
其餘事又掌求之傳記魯昭公之二十五年天子蓋羊三
十五英頃之魯封遂適齊則羊幾四十矣始而夫子適周

且未冠已訪樂於莒洪宜不符至齊而韶始聞也何詳味
曠矣若初未聞者乎予知之矣春秋之亂子有弑父臣有
弑君而不知勳華之揖遜雖韶音尚存未有明其義者也
天子以將聖之道為天下宗師君柄臣率分庭禮之其有
一物之不辨則走使而問焉以取正是所以尊信吾夫子
為甚至今夫子既韶之美至意味彼將曰孔子聖人也而
美韶音如此韶果何謂哉則又將即韶音以求其義庶幾
知有虞絜禘之美而耻篡奪之亂焉是亦諷而誠之之美
也當春秋之時齊襄公立十二年而公孫無知弑之無知
自立而雍廩弑之小白之薨也五公子乎立無虧立而齊
人殺之昭公之薨也子舍立而商人弑之齊人代立而閻職
又弑之商人之子立而齊人又廢之莊公立六年而崔武

子弑之已而孔子適齊聞韶則景公問政之時也方陳常
禮齊政變逆有萌聖人微見其漸故對以君君臣臣是孔
子感齊之亂意可知也齊於春秋為亂特甚故美韶音必
於齊言其微矣乎後之好異嗜奇者昧吾夫子所謂而徒
附益其說曰孔子至齊郭門外遇嬰兒之挈壺者其視精
其行端孔子謂御曰駟之韶樂方作至齊聞韶不知肉味
是豈有識之言哉

夷齊諫武王論

或曰武王伐商伯夷叔齊諫之而不用商亂已平天下宗
周夷齊耻之遠去隱乎首陽之山且曰義不食周粟而終
以餓死有諸否乎曰有之曰然則孔子以夷齊為賢武王
其非即曰夷齊固賢矣而武王不非也夫以紂之不道不

可不伐者也惟武王能將天命取而伐之易昏以明德四
 海赤子得脫虎口而乳慈母君子稱之曰順乎天而應乎
 人又曰武王盡美矣此胡可非耶惟夷齊之心以為臣伐君
 蓋甚逆之道使君非紂不當伐也臣非武王不可伐也後
 世有亂賊之臣必將曰武王聖人也而伐紂當年無一人
 非之者是則臣伐君乃聖人之教其於篡奪竊取將多有
 之致於武王杖鐵指商之初叩馬陳諫以明君臣之分既
 不從則又耻而去之雖餓死不悔期於殺身以愈後世之
 亂使後世之人皆曰武王之伐商當也而夷齊猶非之是
 則伐君者乃臣子之深罪雖有篡奪竊取之志將遂巡而
 不改發夷齊之心蓋如是初不以武王為非也不然諫而
 不入胡不死之以示爭切之心以開武王之惑以見紂之

決不可伐乃於有商既亡之後空自餓死何益耶且事者
 之所取信不惟孔孟耶孔子嘗言夷齊之無怨矣使其羞
 諫君之不用至於不食而死且不為怨乎孟子曰伯夷避
 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其所以避紂而待天下之
 清豈無望乎易紂以清者予是以知夷齊之心初不以武
 王為非也而諫之是欲以愈後世之亂也武王之於紂不
 得不伐夷齊之於武王不得不諫非武王無以戮亂於一
 時非夷齊無以救亂於萬世乎故曰夷齊賢而武王不非
 也或曰議者以伯夷之諫無有也其所不與伐商者蓋二
 先春秋已高自海濱趨大王之都遠計數千里自文王之
 興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意伯夷欲歸西伯而忘不
 遂乃死於北海之意其死於道路又意其至大王之都不

及武王之世而死此有諸乎曰無之此非折中之言無稽
之論也夫伯夷之與太公俱稱大老年相若也伯夷處北
海而太公處東海地相似也若曰伯夷之志不遠此固無
所證信若曰死於道路則太公疑亦不能至文王之都若
曰歲久而死則大公疑亦不及武王之世此實無稽之論
非折中之言也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春秋左
氏傳曰武王伐商遷九鼎于涿邑義士猶或非之噫使二
書不出於孔氏之門人其可也若其書果足傳則或人之
言吾不敢聽

叔孫通知當世要務論

當草昧多艱之初而為誕闊難行之事譬欲飲渴而酌河
漢豈人情哉將以救世定亂則莫若當務為急知所當務

則功立效矣漢高祖初定天下叔孫通知欲正君臣之儀以
尊高祖諸生稱之曰知當世要務謂通明所以定亂之道
也君臣之禍莫大於名分不嚴名分不嚴則君不自知其
尊臣不自安其卑君不自知其尊則不知所以馭臣臣不
自安其卑則不知所以奉君於是君臣失位慢悖偏僭之
患以生至於逆叛篡竊者有矣故曰名分定勢治之道名
分不定勢亂之道今夫嬴秦失鹿天下逐之人有自王之
心故陳勝以戍卒王楚楚遣武臣李趙則武臣王趙趙遣
韓廣拘燕則韓廣王燕已而王魏王齊王韓王西楚子稱
滅秦而王者不可勝數率皆自謂特起稱孤無復北面事
人雖使舜禹在上不以名分制之且不能保其必臣顧區
區劉季特以馬上得之苟非以禮法為治彼肯低首下心

曲拳而遂服哉又况漢之將臣多出於刑餘豈知殺刀市
禮之徒非有至智大識通知天命者一有不快則掉弄逆
族等兒戲耳高祖其能盡誅之手於斯時也求所謂定亂
之道則未有先於名分者君臣之儀所以正名分也而通
乃能為高祖制之是以明其知要務也長樂之會警衛盡
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前日擊柱醉呼之人劍頰
無敢譁者使高帝一旦知為皇帝之貴此則知所當
而功立効也其後諸侯皆有反者然名分既定天下之人
無知有天子而不知有諸侯故皆偏方獨叛無有應助而
相繼受戮向使通不正君臣之儀則韓信不入賀彭越不
受囚天下之人亦將乍臣乍叛為信為越而高祖不得獨
專矣通之有功於漢豈汗馬比哉雖然諸生謂通知要務

則是也謂之聖人則大不可通挾儀秦評閹之風且不得
為純儒其去聖人亦万万遠矣是可无辨而明也

魏鄭公願為良臣論

人臣有殺身之義而殺身者每出於不得已君為不道
行日積不知自悔臣必輸忠而指言之言之不從則必
泣而苦言之於是而忤君心逢震怒赴湯冒越乃有至於
殺身是君之惡至此而極而臣之義亦至此而窮且凶也
豈臣心之所歎哉唐魏鄭公謂太宗曰願陛下得臣為良
臣無俾臣為忠臣蓋殺身而為忠臣者出於不得已非其
心之所歎故也自古無道之世臣主之名有兩敗無兩立
君行惡矣臣不能以忠死之則臣亦惡矣此有兩敗也若
行惡矣臣以忠死之則君惡愈大而臣獨得忠名於世此

無兩立也臣之名兩賢君子固深恥之君名惡而臣
善君子亦深樂我而或至於為忠者不得已也故曰無
臣為忠臣也或曰鄭公之願為良臣將憂身而難於為忠
耶曰不然也鄭公之於忠臣非不能為不願為也其言
曰願為良臣然正欲以示其將必為忠臣之心太宗有
則公為良臣是俾公為良臣也太宗無道則公為忠臣是
俾公為忠臣也鄭公若曰願陛下為有道毋為无道無道
則臣將必為忠臣蓋欲繩其君使不得為無道云耳且以
忠良異稱要皆美号鄭公亦何擇焉其所以言此非為身
謀正為太宗謀耳公為良臣則太宗為有道公為忠臣則
太宗為無道君以无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臣獨以忠節
自勵若身荷美名君都顯号而臣主之善兩立此公所
以為太宗謀而願為忠臣也不然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
鄭公寧有貶哉幸太宗能用公計以致正觀之治是以平
擅良臣之美也雖然公之言可以為賢者道彼有庸回之
臣苟於國位坐視丑之患而無所正救不知良臣初未
嘗不為忠焉乃曰和言公不願為忠臣君雖無道吾願為
良臣而已脂韋寒熱之臣主兩敗之禍此豈鄭公之謂
哉

君手有心於世
方輔英主
其初心出
太宗
功非君子之所當論也時
有大業者不得不用力焉然
人之荼毒為之拯救而已唐
為多然二人終不空功

廷恭侍宴論功半班乃至不擇而深譴之且有驚動夷表
并漢祖之愆之証當時大臣類多畏禍寧靖闔門極表
亦無忌求解僕射懼有功而終見疑也然元齒如特之下
言功其亦覆車之戒耶嗚呼技劍謹言擗袂指畫語占
二爭據上位者無時無之君子欲明退遜之義其於房公
三亦少懷仰哉

魏徵勸太宗行仁義論

必有是志也然必勉之而益進激之而益勵苟惟不
於是事而以是上勸之則筆予賜聞說挽手前儀恭
劫乎後吾知其行事不能以寸是故戰國之君昧夫
心怵于剝歛積實攻闢侵取之說凡其君臣早相
謀而建白者心功利是圖謂拓土為能臣

計誅求無藝使民剔肌出髓而未已兵者殺使民絕
洞曾而不悔被其大欲在圖霸積慮在富強故雖以孟
將談仁義於齊梁鄒魯宋薛之間杜往桡鑿不偶蔑有一
君行其言者非何言不足用蓋時君無後志乎仁義者也
故夫人主必有是志然後勸之以是事則深聽而果行昔
太宗致正觀之治天下晏然外薄嶺海戶關不閉蠻夷
長歲襲衣冠帶刀宿衛於是帝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
効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古今議者因遂以謂太宗行仁
義率由魏徵勸之嗟夫徵排德彝而勉其君以施化信有
助矣然向非太宗有志乎仁義則德彝言入而莫回徵徒
百說未免為虛語也徵雖賢孰與孟軻八宗雖明而貪功
勳其猶未賢遠於齊梁之君使其志心不在仁義則孟軻

後生言猶下聽况徵其能勸之有行乎觀太宗在正觀
嘗謂侍臣曰今欲事以仁義誠信為治庶革近代之流弊
又曰為國之道以撫以仁義公等宜共行之惟夫素心
仁義然後知仁義之可以為國而責治於臣下者亦必
於仁義故又嘗謂仁義之道當存之心使常相繼斯須
怠去之已速譬猶飲食嘗令充飽乃可全生此其於仁
固克念而不敢忘則於徵之說非偶然聽之所以能有
也或謂文皇受刘手足安忍無親此其於仁義皆而馳
也何克念之有乎曰是誠太宗之慙德也然仁義何嘗
有背之則為小人蹈之則為君子使太宗自艾自克處
遷義則一洗心易慮猶可與也况能力行乎孟軻言五
假之以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春秋惡惡疾其始善善
其終然太宗既久假矣胡可嫉其始遂終疾之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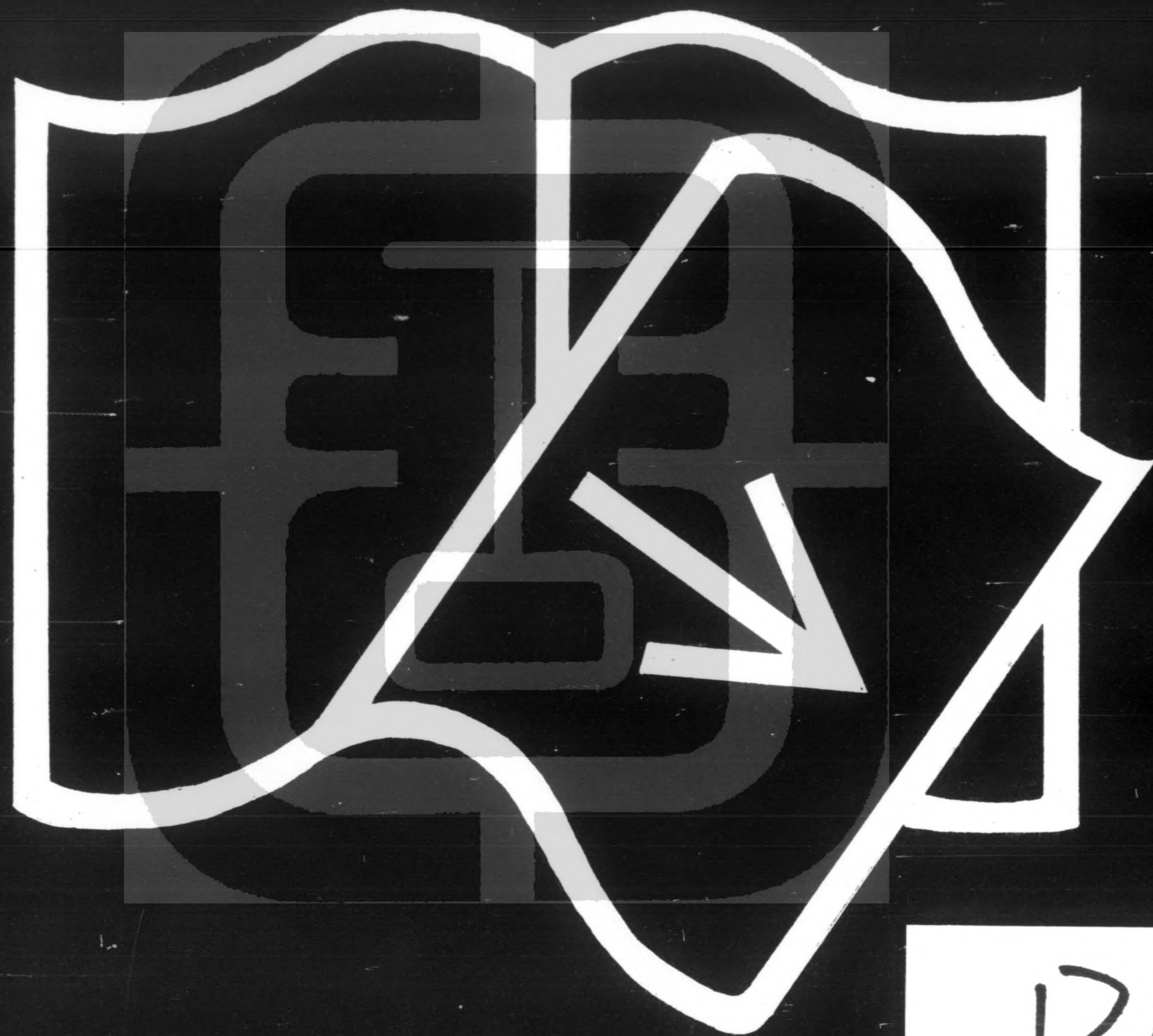
聖人百世之師論

聖人備道全美人倫之至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世之法
一是矣是百世之師也若孔子是也至若伯夷柳下惠以
為百世之師則可以為聖人則學者疑之中庸曰君子之
道本諸身驗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故君子動而
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此聖人
所以為百世之師也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
馬乎之揚雄答曰之後世君子又曰關百世而不慙款天
地而不耻能言之類莫能加也子貢稱夫子曰見其禮而
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

能違是聖人為百世之師若孔子可以當之也至若伯夷
待聖人之清而已柳下惠得聖人之和而已豈能及聖人
之道乎孔子曰伯夷古之賢人也又曰臧文仲知柳下惠
之賢而不與立孔子於夷惠特稱賢而已以為聖人學者
疑之先儒嘗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萬章公孫丑
之徒相與記軻言焉耳信如是則以夷惠聖之清聖之和
真軻言也直以為聖人記軻言者之過也然而聞伯夷之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
敦是二子奮乎百世之士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
非百世之師乎蓋伯夷雖清而聞文王作興則曰盍歸乎
未柳下惠雖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是雖未至於無可無
不可要亦非滯於一隅者此所以未可謂之聖人而可以

為百世之師也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 卷第九



原件短缺

P1

此利也不以私利是利此天心也此其所以能視天下
而則天之大有為下得舜而如天之仁也同天如此故
無不聞明無不見文無不被思無不通而其神能充宅天下
以堯舜聖德光明盛六胡可以管窺蠡測矣議淮吟而
傷前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奉天是不惟不知堯舜
而不知道又不知天人也其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推本
之也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仁與義三者一道理在天則謂之天道在地則謂之地道
在人則謂之人道揚雄曰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
天地故合天地人而言之其致一也古之王者必承天意以
事是天理即人事也王言有所為必求端於天是人事即
理也又况聖人存同天八之際使之无間先天而天弗違後

而奉天時聖人所行動也此天謂先行人道豈與人事無涉
其行入道豈與天道異耶而謂先命義和欲若夏天齊魯
庶辰為行人道耶則欲行八時而天又一笑苟欲以
曲時成歲為行人道耶則必盡百工而後成歲而天
又謂齊魯納于百揆百終時必賓于四門四門德稷為
則烈風雷雨弗戾而人又曰天又為謂齊魯十有二人
而行人道耶則惟時亮夫三而人又曰天一笑嗟夫世
是不知先齊魯者也是不知思者也是不知天人者也

湯誓仲虺之誥論

湯之伐桀為天下除害也而商人乃曰我后不恤我家
予而割正夏此豈於人心有不順哉蓋商人以搆事為
之私心也成湯以正夏為忘天下之公也商人知事

不知天下苦桀之害謂克終搆事有食以飽吾商人足矣天下
苦桀害我其如彼何夏罪雖至極汝其如我何嗟夫知有商人
而不知有天下是商人之私心也惟湯則以為普天之下舉
吾仁率土之眾誰非商民情施濟寧非吾心吊民罰罪豈非
吾事苟志吾搆能施吾有報而已彼天下之罹桀殘害割剥
者甚溺于塗甚於火燬于天無告志於倒置吾其救而不救
彼則吾心有外矣吾為不仁矣吾其以六下為非矣夫吾其上
負皇天之眷求下負方國未蘇之望與心往之望而前却而
不果我嗟夫以天下為商人而不以商人外天下是天下之公
心也然而湯能以天下之公心我天下之同害也夫天意下恤
民顧宜無不憐而猶有懈德何哉蓋以臣伐君以諸侯為天子
以一國有天下天下之至難也天下之至難也聖人

之不幸也。人之所以不得已也。成湯之所遇之不幸而處勢之不
得已故果於必往。行天下之至難。冒天下之至疑。故猶有慚德
真必往也。以救方方之禍。其有慚德也。以憂万世之亂。救方方
之禍者。仁也。憂万世之亂者。仁之至也。此成湯所以為聖人也。
仲虺以湯之懷慚。率於仁厚。而恐其至於動心。以言大甲之
之志。故陳表。以釋湯意。言天乃錫王勇智。表正万邦。
言夏王有美。而用不臧。是天意釋桀而眷湯。湯可以仰无愧於
天矣。天言商宗。邦于有夏。若美。批之必見。剪除商人。危懼同心。
言桀之言。湯之寬仁。彰信天下。收祖之民。相慶。後至是入心去
桀而歸湯。湯可以俯無忤於人矣。仰无愧。俯无忤。何為猶有慚
也哉。且以常人言之。凡所謂貴有天下者。為得便私適已肆
心極情。選聲以娛聽。選色以從欲。積財儲貨。以厚有封。且橫心

於天下。然後為快也。成湯乃不然。不逐貨利。則
利也哉。亦與天下所同利而已。與天下所同利。非
利也。也。之。慚德之有哉。然而仲虺之志。為於愛君。惟恐成湯
自大。或有。心。驕志。故雖釋湯之。而猶告以昭德。建中制
事。制心之道。之。告以自滿。自用。慎終。惟始。之。成也。成湯之心。不
忘戒。慎。惟。恐。有。侈。心。驕。志。忽。不自知。故雖无庸。懷。慚。而猶。說。告
方方。以。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苦。將。殞。于。深。淵。又。告
以。朕。躬。不。敢。自。棄。無。以。不。友。也。危。湯。之。能。有。万。邦。實。用。此
道。故。奇。治。曰。湯。武。非。取。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與。天下。同。利。除
天下。同。害。而。天下。歸。之。豈。不。信。哉。

伊訓論

為人君者必法先王。然後可以久。只若必法先王。然後可以久。只若必法先王。然後可以久。只若必法先王。然後可以久。

統業初五訓太甲稱有夏先后禹湯之德足以格天地寧
神微及於鳥獸魚鼈咸遂其生遂其類奉天降禍災假手于湯
討而伐之是欲太甲墜前古而不知其由也又稱成湯布昭
不殺之誓武以寬政代桀實所得民心而為民允懷又稱湯自
始修人事之紀以至于有刀邦本于元祀以養諫諍法古以若
先民為君明為臣忠其志也与人不求備其仁也於身若不及
所以能膺天命有天下其難如此豈非太甲法先王以繼統業
之重也歷前古以知興替法先王以繼統業為君之要舉矣至
若成以嗣德在初欲其慎始戒以立變為親立欽為長欲其務
本言湯之求哲人傅輔後嗣則告以為人可與圖政言湯之制
官刑有三風十愆則告以一過可以亡國言作善降祥作不善
降殃則告以天之禍福无心惟人自召言德罔小不邦惟慶不
德罔大墜厥宗則告以小善足以福天下小惡足以覆宗廟其
其格言善訓丁寧切至如此可堪思慮篤誠以道事君者也此
所以營于桐宮而太甲不之疑天下不之議百世之下言忠臣
者必推之也

太甲三篇論

太甲既立不惠於阿衡伊尹時為受遺大臣懼其失道以危其
業乃作書以示訓戒太甲上疏其也王能自艾克終允德伊尹
又作書太甲中篇是也伊尹以忠篤誠意君悔過一寧其也
其大善故又作書太甲下篇是也聖考三篇百義大要以終
欽慎為戒夫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况太甲不克于厥初悔
而反善得不以終始為戒乎人君不欽厥德乃墜厥命弗恤
德雖悔可追况太甲嘗以欲過度縱敗禮行不以欽慎為戒乎

是故其言有三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有終其
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此蓋戒以君臣皆當言
忠信而有終也傳曰忠信為周則自周有終者由忠信而有終
也忠蓋言吾无息者也信蓋言吾實然者也實然而无息豈不
有終乎使不忠信則無物矣焉能有終乎大孝曰君子有大道
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言忠信則得道不忠信則失道可
得之而又失之非有終也在易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
若厲无咎孔子明之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又曰
知至至之可与幾也知終終之可与存義也是以居上位而不
驕在下位而不憂夫惟君子忠信以進德故能始而知至至之
卒而知終終之非自周有終乎是道也君上在下莫不由之故
有夏死后君臣皆有克終之美太甲所宜勉也伊尹又曰慎

儉德惟德以當德儉德以為永圖而克終也記曰君
子恭儉以承後仁又曰儉近仁以儉為求後仁以儉為近仁則
所謂德者非特儉以足用之謂苟能守約而心不恣縱是德也
也是蓋在於德可以養德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
允儉守約皆可以為德久而无窮今伊尹告太甲以慎乃儉德
是永圖也知儉為守約則所以慎者蓋有要矣亦曰儉於心而
戒慎之耳伊尹又曰終始慎厥身蓋戒以慎夫与賢而克終也
權輿之詩刺秦康公与賢有始而无終蓋知賢而不能任任而
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皆非与賢有終之謂也惟能待
以至誠則是終始慎厥身之道若所謂至誠樂与賢者共之是
也伊尹又曰慎終于始蓋戒以慎終之道在先慎始易曰君子
以成事謀始夫慎始而不終者有矣未有不慎始而有終者也

允欽慎終當於始而慎之故曰君子慎始若事終之千三
能慎始則終不繆是乃所以為慎終也伊尹又曰蒞爾而辟之
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欽其欽所以為君之道而率祖之序
行也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
不欽為君不欽則有朽索之懼固宜祗厥辟也然苟不知其所
止則安能盡君道故又曰欽厥止蓋言所謂欽爾厥辟者在
厥止也大李曰為人君止於仁君能止於仁則心為仁心心為
仁心則言皆仁言術皆仁術政皆仁政无所往而不為仁矣然
仁天理也必欽以直內然後天理存故欲止於仁不可以不欽
不欽且不可以求仁其况能止於仁乎觀孔子對仲弓樊遲問
仁必告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居處恭執事欽是必
欽而後可以求仁也况欲止於仁其可以不欽乎詩稱文王曰

在茲文王於緝熙欽止亦欽厥止之義也使太甲能知止於仁
而克欽則可以繼湯之克仁是率乃祖之攸行也伊尹又曰皇
天无親克欽為親是又告以皇天所以親人君由手克欽詩曰
欽之欽之天維顯思命不為斁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
在茲言天道甚明人君不可不欽欽則天必親之雖高高在上
而日監在茲也夫惟欽以直內而天理存是天之所親也詩曰
昊天曰明及尔出天昊天曰旦及尔游衍言天道未嘗不与人
出入往來游行何溢以天親克欽之義求之則可見矣伊尹又
曰先王惟時懋欽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鑑茲故若
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是又告以克欽非特為天所親也
而成湯又能勉欽厥德終至於不勉而誠誠則天故克配上帝
今王亦宜監湯而勉於欽詩曰湯降不遲聖欽日濟昭假遲遲

上帝是極帝命式于九圍湯之聖欽所以日躋者以勉欽厥德故也帝所以命之式于九圍者以其克配上帝故也

咸有一德論

伊尹既復政太甲將告歸陳取于德而終篇以一為言所以茲迪其君者可謂要矣所以望于其君者可謂重矣至哉一乎天哉一乎粵自元氣未判混然純全命之曰太一及其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散而為萬物則是一也無乎不在故天地以是一而獨化陰陽以是一而不測四時以是一而變通鬼神以是一而體物不遺萬物以是一而各性命其在入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先意我必固舉絕之際混然純全亦入之太一也及夫目得之而視耳得之而聽口得之而言四肢得之而動作則是一也無乎不在故視以是一而明聽

以是一而聰言以是一而從動作以是一而順由是一而不知者為愚知是一者為智守是一者為賢性是一者為聖至於聖則無往而不一矣是故會萬物以為一身一之也合萬殊為一物一同之也洞萬理為一致二貫之也冥萬世為一息一通之也攝萬善于一德一諺之也應萬變于一心一統之也至于一天人一有無一死生一情性一內外無往而不一用能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即其與陰陽擬其化與四時合其誠天地鬼神陰陽四時吾之一與之為一矣則於治天下何有哉論一至此蓋性是一言也則於聖人何有哉荀子載舜之言曰執一如天地微如日月忠誠感於內者外刑於四海天下其在一耶耶夫何足致也荀卿又曰一與一是為聖人又曰一而不

二為聖人今伊尹所以其君總總以一為言是以天下之本啓迪之也豈不要哉是以聖人之事重之也不重哉

說命三篇論

高宗得傳說言夢帝賚予良弼何也曰人心其神矣乎惟精一則虛明洞達事物之至無不感通故孔子曰清曰在躬志氣如神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方高宗恭思道蓋清明矣至誠矣志氣如神矣可以前知矣則帝良弼形于宵夢又何疑哉世之眩惑者妄謂高宗知傳說之賢遽欲引以為相懼群臣不心也天下不以為宜因假夢以神其事以妄信於一時嗚呼此誣高宗乎使誠假夢以用說豈不為偽乎彼其三年不亡亦已久矣烏可偽為乎

楊雄曰夫信周其誠上通于天高宗誠與天道天以良賚之此甚盛德也議者誣以為偽豈非所謂邪說乎春秋外傳曰昔商武丁聿其德至于神明又曰若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智之不疾也猶自謂未年默以思道又曰使之象夢旁求四方之賢得傅也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夫惟高宗不以睿知自大思道恭默以聿其德至于神明故誠格上帝夢得賢非知其為傳說也以宵夢所見之象旁求得之然後知為傳說也考於經合於傳其說甚明而議者謂為假夢不知至誠上通至于神明之道而妄論如此意必以為高宗不能往夢傳說傳說不能見夢高宗也殊不知人之誠心殆猶明鑑明洞徹無物不形雖群象雜委于前而

洪範九疇所謂道之大原也於天者也上天錫之大命所以為大法則古聖人皆得之天下之人共由之百世之天下之人共由之百世地人神事物萬殊無不綜矣蓋皇極者大中也天下九疇之叙皇極居中揜包天下之理故也今夫易有乎皇極也人受天地之中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是得過與不及當用大中之中万物以生秋為陰中万地人神事物万殊一皆本于皇極則九疇之義非皇極則物以成是物亦本乎皇極也天

其間可乎是故一五行得皇極則水潤下火炎上木曲金從革土務穡無不得言從視明聽聰思睿無不與祀司徒司空司賓禮則歲月日星辰曆數無不得其中矣六三應得皇極則二術成無不得其中矣八士不得其中矣九五福得皇極則不得其中矣然則大法以賁天地人神事物万殊之五知廣遠之類言天地万物之中也八政之祀五德之類

有千而九等之類言人與之
中也天地人神三才之中也

大無康寧之類

其言可大謂大法而

也說者或以為商自湯已一
大要以前人心未受恩而

事如膏火中出即念商先
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

三人自膏火中出即念商先
如此言則是武王周公不

以殷商人也非商人之類為
難服也蓋當以商周於商

其心則同湯武之事則同湯武
無以救民武王伐紂以還

武王渡孟津底天之誓其友

天命則同湯有万邦兆民永懷武

符人心則同湯武之道無不同也

叛而商人歸周屢為翻動雖以成

以及公同心鎮撫久猶未服豈無

得罪人神自取滅亡與紂相似然

紂惡視桀為又甚也觀湯誓衆之

紂曰夏王率遏衆力率

紂曰紂罪薄于桀則是

紂曰夏王率遏衆力率

而天下化桀之惡亦未

誓衆動數紂之惡喻教

化之因不沈溺于酒草

而小民相與為敵律其

于後世庶群自酒殆不

竊姦究上而紳士相師為非度下
凶惡德餘風遺毒淪人骨髓

可禁自作不與死不可出處之志猶身未死使堯在上
未必不做虐商人之德猶商以爲德雖在上未必不道今
然則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又德以君公同心鎮撫久
猶未服無足疑者是商人之德也非成王周公服之
之難也又况君子服人之心不狀人之口化人之情不特
使之革面其治人而未治也必無言德不以責諸人其
計安天下必爲百世計不爲目前一切計成王周公之意
若以謂商人難化非商人之罪化之之惡深也既曰頑民
矣吾其可忿疾之乎吾不能使風移俗易樂從誠服而惟
柔之以令眩之以威劫之以刑俾其心乎是徒使之革面
耳彼將苟免無耻詎能化其情乎已徒責諸人耳彼將謂

我不先自治而非議之詎能無媿於祗德乎是徒苟爲目
前一切之計耳彼將傾耳戴目懷異志而幸禍乱矣詎能
爲百世計乎且周之得天下非取之也以德行仁天下自
歸之也天下自歸之又烏可以威令與刑加商人而強服
之哉此則成王周公之心也是故成王周公之於商人也
念之至深待之至寬處之至厚作成周使之迂庶幾密迹
王室式化厥訓擇康叔爲之君庶幾乃大明服其勅懋和
歷言商之亡以淫泆不明取天罪使知天之所廢非人力
可與又歷言周之王以明植用德受天命使知天之所與
非人力可勝告康叔有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歷言
同是欲定商人之心以同心也誥多方有曰尔乃其屢不
靜尔心未爰是欲使商人之心愛周而自安也凡此類豈

并欲服其心不服其口之謂乎言康叔有曰若有疾惟民
 其華葉舊又曰作新民是欲使商人盡去舊惡遷善而自
 新也言多士有曰誥尔商多士今年惟不尔殺惟予時命
 有申是欲使商人誠服于教命不以刑戮威之也召公告
 成王有曰王先服商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曰
 其邁是欲節商人之性而使之進于善也凡此類豈非欲
 化其情不特使之革命之謂乎於大誥有曰民不靜亦惟
 在王宮邦君室是雖商人為叛而以過事為在己也誥康
 叔有曰爽惟天其罰殛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
 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是雖商人不安而以為天罰已罪
 也凡此類豈非皇自抵德不責諸人之謂乎其告康叔有
 曰聽朕告汝乃以商民世享是欲使康叔與商人為世世

享國之圖也於梓材有曰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万年惟
 王子于孫永保民是欲康叔安商人為周家萬世之圖也
 於洛誥有曰王仔商乃承敎万年其未遡朕子孫德是欲
 商人永懷周德為万年圖也凡此類豈非欲百世計不為
 目前一切計也成王周公之治商人必欲服其心必欲化
 其情其自治也必皇自抵德必為百世計處已處人可謂
 兩全矣且其終能使頑夫感化也然而周公既沒成王參
 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猶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又曰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上辟乃辟又曰尔無忿
 疾于頑又曰必有意其乃有濟有德乃大誥訓戒也
 以其不恃威令刑辟務為寬柔非終不欲以力強服商
 我

君牙景命呂刑

王之王之書見於經者三篇命君牙為大司徒命伯景為大
正命呂侯訓暢夏刑其言皆丁寧告戒以求助輕刑為
也夫子錄而叙之與此謨並傳自餘無穆王事見于經者
以三篇為聖人所取則穆王信亦賢矣而好議論者折
之毛不與之語橫加詆訾謂穆王征大戎祭公謀父諫不
聽又謂其款以車轍馬迹周天下祭公謀父誦折招之詩
以此王心嗟乎信不與之語如此不與於廢經乎世有
為春秋者以經考傳之真偽是學法之法也豈惟春秋
凡百家傳記有異論皆當折衷于聖言今遽以傳記廢經
遂謂穆王非賢甚不可也且二說皆出於左氏左氏得
而失之誣者也竊求諸經穆王命其臣使翼已作殿心

脅又命左右前後之士正救所不及緹想折穆格其心
又以厥后自聖為戒輸誠求助以至此豈不能聽諫父
之諫乎且以折招一詩猶能止王非心則款征大戎謀父
之諫累數百言寧有不能止其行乎又求諸經穆王能令
前人付託之重戒懷恐懼若涉水蹈崖林陽惟屬至中亦
以具思免厥愆此其心與堯舜禹湯文武戰戰慄慄之心
何異又慕文武出入起居罔存弗欽此其志亦高矣何至
於肆其侈心周行天下乎呂刑一篇首言蚩尤作亂苗民
淫虐繼言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皋陶刑百姓于刑之中又
歷言察獄欽刑中正審克之道太要以懷罰不濫宥過
輕為意察其設心雖小豈非懲儆將尽心焉况甲兵大刑
其肯輕用以不辜責大戾矣加討伐乎以君牙景命呂刑

三篇考左氏記穆王事則其偽著矣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一

